

成功的失敗者——

張學良
傳



情注梨園



早年的堂會

上個世紀三〇年代之前，我的家鄉地方戲曲比較豐富，演出活動也頗為頻繁。聽老人說，逢年過節，集鎮上都是一些「草臺班」上演京戲段子，若是趕上豪門巨賈請戲班子唱堂會，那就更是熱鬧非凡了。至於「地蹦子」、蓮花落、三弦、大鼓、子弟書，平時也都走村串鎮，隔三差五就能看到。但到了我記事之後，日寇蹂躪下的鄉村，民生凋敝，滿目瘡痍，這一切文化活動便都消逝得杳無蹤跡，只能殘存記憶了。長輩們晚飯後聚在一塊兒，像是「白頭宮女」閑說「天寶遺事」那樣，津津有味地追述著那些賞心悅目的「藝術享受」。而最具吸引力的是「魔怔叔」繪聲繪色地對張作霖五十壽慶唱堂會的追憶。

原來，堂會戲創始於清末民初的北京。當時，那裡住著許多王公貴族、高官顯宦、豪商巨賈。這些人大都喜歡京戲，他們有錢、有閑，又有文化，不滿足於戲園裡聽戲、捧角兒，每逢婚壽喜慶，便都要把戲班兒召到自家府邸，或租用會館，稱作「唱堂會」，用來彰顯自己的地位與身分。由於堂會的「戲份兒」（勞務費）要高出戲園子營業戲許多倍，所以，名角兒也樂於接受邀請。

張作霖對於京戲有特殊的愛好，每逢年節，特別是他的壽誕之日，都要請戲班子唱大戲，在大

帥府裡熱鬧幾天。民國十三年春，趕上了他的五十（虛齡）整壽，那時郭松齡「倒戈事件」還沒有發生，他的威望與事業如日中天，正在向著北洋政府末代元首的目標挺進著，他的心也特別盛。

「魔怔叔」是個戲迷，據他自己說，年輕時曾跟著戲班子跑過一小段碼頭。張作霖五十壽慶時，他正在東北軍裡混差事，有幸躬逢其盛。他講，到了農曆二月初九這天，東北三省的戲班，都是不請自來，盡數趕至奉天，京、津名伶也都傾城而出，與會的各個行當的名角多達四百號人，真正稱得上盛況空前。當時在大帥府和督軍署兩處搭建了戲臺，每天兩場，連唱三天，還是答對不過來各方賓客，又在會仙大舞臺上演。

被奉為「花部首席」、「青衣獨步」的陳德霖，加上王瑤卿、榮蝶仙，這久負盛譽的「老三旦」，全部登場，自不必說；「新三旦」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也都在奉天亮了相。銅錘花臉裘桂仙，架子花侯喜瑞、郝壽臣，文丑蕭長華，武丑王長林，一個不少。而最叫座、最出彩的還是有「曠代三絕」之譽的老生、武生、青衣的「三大賢」余叔岩、楊小樓、梅蘭芳合演的《摘繯會》，還有梅、楊主演的《霸王別姬》，都代表了京劇藝術的最高水準。聽說，余叔岩的《戰太平》、《空城計》，楊小樓的《連環套》，都是由少帥張學良特意單點的。

「魔怔叔」一提到少帥，便立刻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。——須知，在我們那些少年人心中，少帥可是一尊偶像啊！

「那次堂會上，你看到少帥了嗎？」

「魔怔叔」說：「當時他是一盞燈（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明星）嘛，怎麼會看不到！缺了他，整個帥府就亮不起來了。」

我又問：「什麼裝扮？」

「魔怔叔」說，他平時總是穿軍服，堂會那幾天，他除了看戲，整天忙著和那些名伶周旋，進出，都是一襲淺色的西裝，結著深色的領帶，十分瀟灑英俊。

「他懂戲嗎？」

「魔怔叔」聽了我的問話，噗哧一笑，「闔府上下，要說懂得戲文，還找不到能超過他的。他不光懂得，還會唱哩！他可是見過大世面的，他所結識的都是一流的名角，個個名揚四海，聲貫九州。」

從此，在我的心版上，便又增印了少帥的一項新本事。過去，我只知道他是個英風豪邁、帶兵打仗的武將軍。

京津名票

張學良對京劇的喜愛，源於他的家庭影響。張作霖沒有讀過多少書，卻是一個「京劇迷」，戎馬倥傯之餘，不分春夏秋冬，總要找戲班子來唱戲，作為消遣的營生。日久天長，薰陶漸染，張學良便也喜歡上了這種傳統藝術。後來，到了北京副司令行營，就更是如魚在水。那裡是京劇的大本營。作為清朝的帝都，北京本來就是人文薈萃之地，加之，受到慈禧這個「天字第一號」的京劇愛好者的宣導，皇室貴族一股風地捲入了賞戲、捧角、玩票的熱潮，使京劇成了中國戲曲的首席代表，在「民族藝術」之外，又添了「流行藝術」的彩兒，變成了京城文化消費的一種時尚。上自王公府第，下至商業劇場，到處都有伶人展才獻藝的身影。許多名伶受到特別垂愛，直到「王侯結交，公

卿論友」的地步。「五四」前後，儘管有些文化精英予以激烈抨擊，鼓吹要以純粹的新戲來取代戲曲，但其影響有限，因為普通觀眾並不理會那些文化論爭，名角照舊追捧，戲園照進不誤；而批評的結果，反而導致了戲曲面貌的更新，從而進一步啟動了它的生命力。

當時，京師有「民國四公子」之稱，少帥和其他三位，個個都酷愛京劇，成了京劇界的聞人。張伯駒不僅是京劇的「名票」，而且是著名的京劇藝術研究專家。「紅豆館主」溥侗是溥儀的族弟，京劇生、旦、淨、醜全能，樣樣精妙。袁克文為袁世凱次子，年輕時便粉墨登場，擅演文丑；作為一名出色的票友，他和「名票四王」，都是在天津成長起來的。早在道光年間，天津就出現了「票房」和「票友」，像「同光十三絕」中的名丑劉趕三，還有孫菊仙、汪笑儂，以及後來的童芷苓等，都是在這裡「下海」成為著名演員的。當時，天津京劇空前繁盛，各派名伶競相前來獻藝，他們都把「過天津關」作為衡量自己的水準和是否得到演藝界認可的標誌。這裡捧紅了一大批頗有才華的名角，因而戲劇界流行著「北京學藝，天津唱紅，上海賺錢」的說法。少帥長期薰陶在北京、天津這樣的文化藝術氛圍之中，不能不說是得天獨厚。

只要稍得消閒，他就走進戲院；遇有黨政要員到京津地區視察，招待專案總離不開欣賞京戲。他最喜歡看老生戲，而老生戲中又最推崇「余派」老生的創始人余叔岩，兩人年齡相差十一歲，卻來往密切，結為知友。余叔岩的拿手戲《打棍出箱》，張學良能夠一字不差地哼唱出來；《三岔口》、《連環套》、《群英會》、《將相和》、《追韓信》等唱段全都諳熟於心，唱詞唱腔脫口而出。他到戲園裡觀劇，說是看，其實經常是坐在那裡閉上眼睛聽，既能辨別角色，也能聽出是哪個演員出場，一腔一板，都能準確無誤地判別其優劣、高下。有記者問他這「底子功」是怎麼練出來的，他總是

笑著回答：「這得益於老家，得益於北京嘛！」

而到了晚年，這種愛好更是有增無減。身在孤島臺灣，又兼行動受到限制，沒有條件看戲班演戲，便獨自在家裡聽唱片。據家人介紹，漢公經常在晚上聽，以致養成了習慣，聽上一段京戲，方可酣然進入夢鄉。有一年，他的一位戲友回東北老家省親，帶回了一把鄉親贈給漢公的京胡：細筒、紫竹立杆、黃楊木軸，係由天津高手製作，音質、音量俱佳。漢公視同珍寶，愛不釋手，經常邊拉邊唱，把皮黃戲二百年的滄桑，中華大地的世紀風雲，自己的百年悽愴而壯麗的人生，連同對祖國、對家鄉、對人民的深情眷戀，一股腦兒地融匯到裡邊去。

一九七八年，國畫大師張大千回臺定居以後，他們發起了「三張一王轉轉會」，以年齡為序，張群、張大千、張學良、王新衡，每月聚集一次，輪流做東。除了寫詩、作畫、研習書法，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，就是聽戲、唱戲。有些京劇段子早年在大陸流傳，到了臺灣以後聽不到了，就由漢公把它一段段地演唱出來，使大家一飽耳福。

漢公曾說過：

我對於京劇的發展史，可說是略知二三，先後聽過許許多多京劇名家的戲，第二代「老生三傑」譚鑫培、汪桂芬、孫菊仙和第三代「老生三傑」余叔岩、馬連良、高慶奎的戲，我都看過。譚派老生第一代創始人，一九一七年過世，音容聲貌，隨風飄逝，如今僅有留聲機拷貝的錄音了。

他說：

青衣，我不大喜歡，青衣也聽，那要真好。小生，我喜歡葉盛蘭，那唱得真是好，那唱絕了！還有裘盛戎，我這最喜歡，都是遼寧人（原文如此——作者注）。……陳彥衡拉胡琴，那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把交椅，他拉得可真好！他是我的一個朋友。我一直想學唱，請陳彥衡教我。他說，有人講，京劇是「無聲不歌，無動不舞」的。你可絕對不能唱。你要想唱戲，只能唱小丑，你五音不全，不能唱，你也不會舞。

漢公還說，北京前門外有個「中和劇院」，這「中和」兩個字很有講究。京劇之外，北京還流行秦腔與昆曲。這兩個劇種，他在西安的易俗社和上海的戲院裡都曾接觸過。總覺得秦腔激昂慷慨，個性鮮明，聽了令人血氣賁張，但是，過於激越、高亢；而昆曲綿遠悠徐，能夠移情動性，卻又顯得過於柔靡、鬆軟；而後起的京劇，兼備二者之長，更好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的「致中和」的審美理想。

他說，中國的人生奧秘，許多都隱含在戲劇裡，在欣賞京戲過程中，也就瞭解了人生奧蘊、生活哲理。只是，唱起來也並不容易，它不像流行歌曲那樣，怎麼唱、誰來唱都是一個調門兒，京戲講究的是韻味，是味道；每句戲文後面都隱含著深意，演員文化底蘊缺乏，吃不透個中三昧，那種味道就出不來。

在十四個兄弟姐妹中，漢公同五弟學森來往最多，關係也最密切。學森起先住在臺北，後來定居夏威夷。自身也非常喜愛京劇。為了滿足大哥的愛好，他一次次往返於兩岸之間，請大陸京劇名家到臺北演出。有一段時間，每週他都邀請臺北名琴師馬慶琳到家中操琴、吊嗓子，到時候漢公也

都到場練習。人們戲稱張氏兄弟是一對「戲胞」。

難忘的一九九三

一九九三年，對於漢公這位頂尖級的戲迷來說，確是不平凡的一年。睽違已久的大陸京劇界朋友，陸續來到臺灣，一夥接著一夥，一場連著一場，使他過足了戲癮，也結識了大量的梨園新朋友。

這和當時海峽兩岸的政治氣候有關。這一年，兩岸文化交流開始解凍，在四五月份，北京京劇院和中國京劇院應臺灣中華文化基金會邀請，相繼組團赴寶島演出，陣容之齊整，劇碼之精純，在海外戲迷中產生了巨大的轟動。懷著對「國劇」的深深渴望，已經九十三歲高齡的漢公，更是欣喜若狂，一改平日深居簡出、與世隔絕的狀態，在這段時間裡，經常身臨劇場觀看演出，並設宴款待張學津、葉少蘭、裘少戎等名門之後。漢公激動地握著他們的手，說，我一見到你們，立刻記起了你們的父親——張君秋、葉盛蘭、裘盛戎先生。他們的演出，雖然有的我沒有看過，但那鼎鼎大名還是早有聞知的。

他親切地與裘少戎交談，說：

你的扮相、嗓子，都酷肖你的父親。當年我看過你父親不少戲。說到你的祖父裘桂仙老先生，我更熟悉，民國十三年老帥五十壽辰，陰曆三月十一，在奉天大帥府，我看過他和時慧寶合演的《上天臺》，那個銅錘花臉真是讓他演絕了，以後在北京也不只一次看過，後來就中斷了，足足幾十年。這次連著看了你們九場戲，算是補上了欠帳。

在同袁世海、杜近芳、劉長瑜等京劇界名流會面時，漢公說道：「你們知道嗎？我看戲的標準很高，我看過譚鑫培譚老闖的戲，看過楊小樓的戲，最有趣的是錢金福，有一次在余叔岩先生家中，他學唱梆子名旦侯俊山，非常有意思，簡直把我笑壞了！」會面結束時，他又鄭重其事地說了一句：「不看國劇，就不算中國人！」這句話，他又對專程前來拜望的劉長瑜重複說了一次：「不喜歡、不瞭解京劇，就算不上一個純粹的中國人。」劉長瑜是漢公舊友周大文的女兒。談話中，漢公追憶了當年舊事：「那時候，我常和你父親一起，去余叔岩先生家裡練嗓子。」

是年七月，京劇名旦李維康同丈夫耿其昌一道赴臺演出，也曾與漢公有過較多的交往。她回憶說：

漢公留給我印象最深的，一是他的鄉音不改，仍然是一口純粹的東北話，再就是他對京劇的酷愛。我們夫婦在臺北演了六場戲，老先生看了五場。此外，我們還在張學森的寓所與漢公歡聚八次，每次相互都要唱上幾段。先是我們夫婦二人給漢公唱，他閉著眼睛聽，手拍著椅子背，拍得有板有眼，聽得有滋有味；然後是老先生自己唱，他的記性很好，只要稍微提醒一句，就能往下唱一大段，詞兒都不帶忘的。他唱的都是老生戲，有《斬馬謖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捉放曹》等，都帶著二三十年代老腔老調的味，有點像余叔岩等老前輩……

漢公還告訴我們：「當年有位知名票友勸告過我，京戲嘛，你哼哼玩玩可以，別正經唱，因為你五音不全。可是我板不住，一有機會，照唱不誤。」

說著，她隨手翻出珍藏的筆記本，上面有漢公用鋼筆題寫的贈言：「愛人如己。」她深情地說：「這四個字總在我腦海中翻騰，要付出多少愛，才能做到這樣啊。」

時月間，童芷苓應臺北劇校邀請，義演《四郎探母》，她扮的是後公主。以當時的心情，她特別想見上漢公一面，因為從小就仰慕他，認為他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；但一轉念，覺得這場戲她的戲不多，就沒好意思驚動老先生。不料，張學森早已為她擬訂了會見的日子。那天，漢公早就等候在那裡。談話中，童芷苓主動提出給老先生唱上一段《紅娘》，漢公連聲說好，熱情鼓掌。當她唱到「你看小姐終日愁眉黛」時，她注意到漢公的臉上掠過了一縷神傷。緊接上，老先生的戲癮就發作了，當場唱了一大段《失空斬》，很有余叔岩的味道，爾後又唱了《賣馬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鳳還巢》、《坐宮》等選段。當被問到「您怎麼會那麼多戲」時，他笑著答說：「你不知道我是戲篋子嗎？」童芷苓見漢公如此興致勃勃，便請他「隨便題幾個字」，張學良笑著點了點頭，提起圓珠筆，就寫下了「歌聲繞樑」四個字。

江蘇省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沈小梅的回憶，定格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。她說：

那是在夏威夷，漢公赴美探親，剛剛來到這裡。這天，當地華人組織了盛大的歡迎會，歡迎他們夫婦，我也在應邀之列。到了一個生疏的地方，漢公原本不願拋頭露面，又兼旅途勞頓，本應休息；可是，當他聽說有大陸京劇界的名角到場，便爽快地答應按時赴約。當場我唱了《宇宙鋒》選段，還跟北京京劇團的女花臉齊嘯雲合唱了一段《別姬》，之後就看見漢公站了起來，向琴師的方向走去。

我早就聽說老先生酷愛京劇，卻從沒想過能親耳聽見他唱。只見他端坐到琴師前面，一張嘴就唱起了《空城計》，雖然他的嗓音有些沙啞，但從那字正腔圓、韻味綿長中可以感受到，他是很有京劇素養的戲迷。那天，他的興致特別高，連續唱了好幾段京劇，令在場的幾百名華僑興奮不已。憑藉著京劇這根紅線，使我在夏威夷的日子裡，與漢公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。爾後，一九九四年、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七年，我先後三次應夏威夷大學之邀前往教學，每次都去拜訪張老先生。我曾向他問起「有沒有考慮過回家鄉看看」，他沉吟了好久，說，雖然很想家鄉，但身體已經不允許自己回去了。彼此為之黯然。

大陸青年京劇演員、正宗余派老生于魁智，首次赴臺演出即一炮打響，被譽為「最具票房魅力的文武鬚生」。當漢公邀請中國京劇院主要演員到家中作客時，聽人介紹，《打金磚》中的劉秀和《文昭關》中的伍員都是由于魁智扮演的，他連聲稱讚：「真是唱得好，唱得好！」特別是聽說于魁智出生於遼寧省遼中縣，算是小同鄉；而且生肖也是屬牛，比他整整小了六十歲，更是舉起大拇指，誇讚他：「年輕有為，後生可畏。」

幾年過後，在夏威夷，漢公又於九六誕辰慶典上見到了于魁智，自是親熱異常，連續幾天觀看他們的演出。于魁智對同伴說：「我很小的時候，就知道張學良將軍，但從沒想過能見到他，這真是超越時空的晤面。而真正能維繫、促進海峽兩岸人民感情交流的，還是京劇，還是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，這才是真正的根基。」于魁智一行回國後，老將軍還多次提到他們的演出，特別是憶起這次活動原本是由胞弟學森在北京安排的，豈料一切停當之後，「搭橋人」卻撒手塵寰了，不禁悲從

中來，當即拖著沙啞的唱腔，唱出了老生劉備的一段戲文：

慶功宴上把酒飲，

想起了桃園結拜情。

弟兄們創業多艱困，

又誰知中途兩離分！

聽著這淒婉蒼涼、如泣如訴的悲歌，二荻夫人趕緊勸止，說：「莫唱了，漢卿，千萬別再唱了！」

終生的戲迷

漢公多才多藝，一輩子興趣極廣，癖好繁多。然而，由於性格與環境使然，多數都半途而廢，未能堅持始終。他酷愛書畫，書法頗見功力，年輕時不惜重金多方羅致名人法書和繪畫，後來，隨著興趣的轉移，那些收藏漸漸地都流失了。他說：

明代的書法、扇面，明朝有名的那些人，我差不多幾乎沒有沒收到的。明四大家，明朝那些所謂畫工精美的，我就成套地收。現在，這個明朝的書法，那些古董，畫啊，我幾乎都沒了，我都換飯吃了，都賣了。……我有一幅字，當時是花三萬塊錢買的，二十九個字，一字千金啊。現在，這個東西在日本橫濱博物館裡頭，王獻之的。

他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專心研究明史，搜羅史籍，記錄卡片，思考很多課題。有一段，曾想去臺灣大學教授明史，或者到史學所去做研究員，爾後卻又中斷了。就信仰而言，他曾對佛教產生過濃烈的興趣，讀了許多佛經，還曾向佛學專家虛心求教，探索佛禪真諦；後來，聽了宋美齡的勸誡，皈依了基督教。以他那樣流離顛沛、錯綜複雜、命途多舛的經歷，加之生命途程又是那樣的綿長，情隨事遷，興與境偕，原是不難理解的；「百年如一日」，對誰來說，恐怕都難於堅持。

當然也有例外。唯一信守不渝，「之死靡他」的，就是對於京劇的酷愛。即使在長達數十年的拘禁期間，已經沒有接觸戲班的可能，何況又置身於文化、風習都有一定差異的孤島，但他還是通過聽取留聲機唱片，通過挖掘從前的記憶儲備，通過宋美齡贈送的高級收音機來欣賞京劇。其實，號稱「戲簞子」的漢公，數以百計的京戲段子早已諳熟於心，宛如一部完整的「京劇大觀」，已經足夠他玩味於無窮了。

一有空閒，他就陶醉在戲文裡，沉浸其間，自得其樂。真像京劇傳統劇碼《戲迷傳》中那個伍音似的，由酷愛而入迷，以至日常生活，一言一行，皆仿效京劇的表演。戲中伍妻有四句念白：

奴家生來命兒低，
嫁了個丈夫是戲迷，
清晨起來唱到晚，
不是二黃就是西皮。

如果一荻夫人也會登場作戲，這幾句詞兒倒是很現成的。

漢公這個戲迷，還不只於愛好，他還稱得上是研究專家。從早年開始，他就憑藉其優越的地位與特有的條件，在京、津、滬上與幾代名伶——那些名聞四海、演藝超絕的各種流派、各類角色的頂尖級人物，還有眾多的戲曲研究專家，結為戲友，相與探索、交流有關的學問。他也觀賞過無數場具有代表性的京劇節目，所謂「識千劍而後知器」，有幸親自見證了中國京劇的發展歷史。這種情況在梨園史上也是不多見的。

由於有良好的文化素養，又具備超常的悟性，他在結識名家、觀賞戲曲的同時，很好地接受了傳統文化知識，熟悉了大量歷史掌故，直至掌握了豐富的經世智慧、人生體驗，使戲曲內涵融會到整個人生旅程之中。可以說，那些劇碼、那些戲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，起碼是影響了他的價值取向、思維方式以及處世準則，甚至支配著他的人生道路。

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際，他要親自陪送蔣介石返回南京，周恩來聽說後，立即趕往機場勸阻，無奈遲到一步，飛機已經起飛。周恩來慨然地說：

漢卿就是看《連環套》那些舊戲中毒太深了，他不但要「擺隊送天霸」，而且，還要「負荊請罪」哩！看來，感情用事，總是要吃虧的。

有大功大德於國家、民族，卻失去了自由，慘遭監禁，成為階下囚，應該說，這是最令人傷慟的事情了。可是，當老朋友、前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望他時，他卻風趣地說：

我這次冒著生命危險，親自送委員長回京，原想扮演一齣從來沒有演過的好戲。如果委員長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風度，放我回西安，這一送一放，豈不成了千古美談！真可惜，一齣好戲竟演壞了。

這既表明他是性情中人，思想通脫、純正，處事簡單、輕率，確實不是老蔣的對手；同時也能看出，戲曲對於他該有多麼深重的影響。由於他胸中積蓄很多現成的段子，戲文與情節已經爛熟於心，因此，用戲曲中的典故、情節來談人說事、表述世情，便成了他固定的思維習慣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能夠像應用詩文、成語那樣，隨時隨地引出一段戲文，用以表達思想、意見、觀點、情感，脫口而出，而且恰中肯綮。因此說，戲文成了他的一種話語方式。

一荻夫人就這樣說過他：

他一說就是唱戲的事。他說事，總願意找個戲的話題。京劇《趙氏孤兒》中的老程嬰，一開唱就說「千頭萬緒湧上心頭」；漢卿也是這樣說：「我今天給你們說話，我要講歷史，也是千頭萬緒湧上心頭。」

作為本文的煞尾，我從漢公看過的京劇中選出幾個劇碼，以「子弟書」的形式編成一個「集錦」小段，聊助談資，藉博一笑。

《春秋筆》胡謫閒扯寄逸情，
編一段「戲名集錦」奉君聽。

《翠屏山》上下翻飛《六月雪》，

《牧羊圈》高高掛起《寶蓮燈》。

《馬前潑水》澆跑了《十三妹》，

《呂布與貂蟬》《金殿裝瘋》。

《四進士》《法門寺》前《哭祖廟》，

《八大錘》《武家坡》上《打嚴嵩》。

《貴妃醉酒》昏迷在《甘露寺》，

《黛玉葬花》哭倒了《牡丹亭》。

《打棍出箱》逃到《三岔口》，

《上天臺》為了《借東風》。

《風流棒》打散了《群英會》，

《四郎探母》遭遇了《抗金兵》。

《打漁殺家》結下《生死恨》，

《追韓信》引出《徐策跑城》。

《伐東吳》奪走了《紅鬃烈馬》，

《銅美案》名頭失誤錯斬了《陳宮》！

《趙氏孤兒》灑血《赤桑鎮》，
《楊門女將》同心《戰太平》。
《珠簾寨》不行就進《穆柯寨》，
《戰宛城》失利再去《戰樊城》。
《打龍袍》只因他《游龍戲鳳》，
《轅門斬子》為的是《失街亭》。
《雙李逵》《禦碑亭》前《盜禦馬》，
勇《秦瓊》《定軍山》上《探皇陵》。
《釣金龜》《渭水河》邊垂竿坐等，
《秦香蓮》《桑園寄子》大放悲聲。
《捉放曹》每番看過《三擊掌》，
《連環套》錯送天霸換來了《審潘洪》。
《戲迷傳》梨園幾輩傳佳話，
百歲緣國粹弘揚說漢卿。